

# 亮着灯的窗口

■李娟娟

不像电影,你要向成荫学习。”贺老总的教导,对他这个初涉影坛的新手是极大的鞭策。他把自己关进放映间,找来中外著名电影,一部一部反复“过电”,分析影片的蒙太奇手法,并在剪辑台上拉片子量尺寸,找出自己的差距。当他心满意足地走出放映间,一些许久未见的朋友问他这段时间到哪去了,他说“我自学大学了”。

对他来说,自学、熟悉电影规律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活,生活是创造的源泉,是成功的第一要素。他在导演影片《五更寒》时,带领演员到最艰苦的大别山深入生活。在抗日战争中,他曾在晋西北参加武工队的经历,让他对故事和人物脉络能抓得住摸得着。这就是影片《五更寒》真实而动人的魅力所在。

事实证明,掌握了电影的艺术规律,具有深厚的生活底子,就敢于大胆创新。我国最早敢于尝试拍惊险片的导演是严寄洲,《英雄虎胆》应属于惊险样式,影片之所以拍摄成功,反响巨大是因为有他自己的风格。他认为惊险片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曲折激烈的故事情节,来展示影片主题思想。

严寄洲成功的秘诀,一靠剧本,二靠导演,三靠演员。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描绘了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隐蔽战线艰苦卓绝的斗争。严寄洲被小说中人物和时代特点、生活气息、语言功力深深吸引。抗战初期,他在上海参与了党领导的地下工作,对书中的人和事有切身感受,决心把小说搬上银幕,便参与剧本创作,促成一个好剧本的完成。

严寄洲对剧本的审美水平很高,同样也有很准的选演员的眼力。他选王晓棠扮演金环、银环,看准的是她的可塑性和一股执着的劲头。果然如他所料,王晓棠一个人成功塑造粗细刚柔不同的姐妹俩。《野火春风斗古城》成了王晓棠表演艺术的代表作,亦堪称八一厂代表作。

惊险片得到赞誉,历史正剧获得成功,严寄洲的艺术触角伸向更广阔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末,他下连当兵9个月,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战斗,重新燃起热爱士兵的感情火花。从部队归来后,南京前线话剧团正在演出部队题材喜剧《我是一个兵》,他奉命把话剧改成电影,改编中增添了许多喜剧因素,把片名《我是一个兵》改成《哥俩好》,让性格不同的孪生兄弟充实喜剧色彩。选演员,让张良一人扮演兄弟俩。影片上映大获成功,获得多项单项奖,张良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严寄洲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他导演影片中的演员都红了,他却红了。心理有落差吗?严寄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党性作回答。他说:永远忘不了1938年8月,月亮照进延安蟠龙镇一眼小窑洞,抗大第五期七大队九中队7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和他并肩站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画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庄严时刻。那7位一同入党的战友在日本投降前后都为国捐躯。每当想到他们,严寄洲就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暗暗发誓,要继承战友事业,直到生命的终结。就是这样不忘初心的信仰,支撑着严寄洲。听他讲述自己的

坎坷经历,让人酸楚,也让人更敬重这位功绩卓著的老艺术家,更爱这位豁达慈祥的老人。

严寄洲生就一副和蔼面容,且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爱往人堆里扎个热闹。不料在他98岁的一天,见他一个人孤单地坐在小花园里,精气神大不如以前,大家都没去打搅他。老伴王荣华在医院去世,大家都不敢告诉他,他预感到了,独自默默悼念亡妻。老伴是他的贤内助,陪伴他苦苦熬过一生,又无限痛惜地同他一起送走英年早逝的儿子。老伴人走床空,找儿子去了。母子相聚在何方,无从知晓。她忍痛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98岁的他和心爱的女儿。

严寄洲为什么能够如此坦然地对待人生挫折?他说得很好:“遭受坎坷不可怕,只有敢于面对人世,才能快乐逍遥。只有经历过坎坷,才能感受超脱的喜悦。我的一生因为坎坷才显得丰富。每遇到坎坷我就鼓起勇气,挣扎过后就会升华为‘泰然’。一个人只有超越痛苦,才能获得乐趣。”

严导演90岁以后宝刀不老,每天清晨4点多钟,他窗口的灯就亮了,一直勤奋耕耘,写文章,帮助改剧本。96岁以后手抖不能写了,每天清晨4点多钟,他窗前的灯,依然准时被点亮。

在他100岁生日的那个清晨,窗前的灯格外的亮,他要隆重地迎接大家的祝福。

今天清晨,我站在阳台,习惯地向对面3号楼的一单元窗口望去,玻璃窗反射的一缕阳光格外耀眼,我的双眼一片模糊……



前几天,看到同年兵在微信里制作的相册,连续几晚梦到我的战友们,也不断忆起自己退役出藏的日子。以前很喜欢提笔把生活写成文字,或许是觉得有些矫情,渐渐地很少写了,但今天我想我的来果桥连队了。

2014年11月28日4点半,世界屋脊还如午夜一样漆黑,多想再睡一睡绿色的军被,却发现已再也没有机会。时间真快,转眼两年了,抑制不住的思绪往外流。

两天前的上午,全体退伍老兵朝山口告别,向国旗告别,向两年中朝夕相处的战友敬礼。我才最真实地感到,这一切真的要结束了。敬礼礼,战友们排成一排,一个个过来抱我们,我强忍泪水告诉自己:“不能哭,一定不能哭!”广播里送别的《驼铃》激发着泪腺,看着拥抱的战友即将成为人生中的记忆,不争气的眼泪还是止不住掉了下来,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抱指导员的时候,我已泣不成声,边哭边捶打自己:“我累着笑着哭着的这两年,终于结束了?!”

指导员是国防科大的高才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从未跟我红过脸,待我如弟弟一般。我们一起拍的照,一起熬的夜,一起写的稿子,一起玩的乐器,还有嫂子带来的零食,大年初一发给我的红包,历历在目。

送行的战友排对排,鞭炮声还如来时那么响,但我心中怎么也高兴不起来。2013年底送老兵,我一边给老兵照相一边哭,照完哭完生活依旧,今年送的却是自己,上了车永远无法再回头。

离队前一天上午,全营举行欢送大会。洁白的哈达,鲜红的大红花,好似当年入伍时的光荣与荣耀。我作为代表发言:“韶华几度悄然逝,又到今朝惜别时。几年前,我们告别父老,来到世界屋脊,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绿色军营。无论将来身居何处,我们一定会时刻关注、祝福第二故乡。”

28日凌晨,叫醒我的不是梦想不是生物钟,是离别的声音。最后一顿炊事班的饭菜是那么香。坐上来时的大卡车,听着喧天锣鼓,渐渐远离营房与战友。视野里再一次出现“林芝”两个大字时,我明白已到这两年前那个机场,即将出藏。最后一次享受包机的感觉,一眼望下去,连绵起伏的雪山和云朵,我努力在其中寻找自己连队的国旗,多么希望能再看一眼我的来果桥连队,多么希望飞机停在空中,让我多看一眼守卫的地方。

连长曾说,尽管年年老兵走,但年年还是忍不住泪流。有一回我也曾梦到连长和他家的娃娃。嫂子带娃来队半年多,两岁的女娃娃最喜欢的就是我,话都说不清的孩子抿着嘴流泪喊“刘叔叔”的画面,我脑子里始终忘不了。连长是个优秀的军人,一言一行流露着军人作风。我挨过他的骂,导回来好几次做梦梦到作出了小插曲,他训斥我的场景。但没有老连长,老班长的言传身教,又怎会有我们这些合格军人。

飞机准点抵达成都。望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我愣愣地站着。拉着印有“戍边卫国一生光荣”的行李箱,我好像不知该去往何处。当兵走之前,母亲从老家坐了一夜火车赶到上海为我送行,我在两年中也多少次想象、描绘着与母亲再次相聚时的场景,一定是相拥而泣。但当我奔向出站口,一下子就找到已等候多时的父母,一笑而拥,并没有流泪。父亲开车,母亲和我坐在后排,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却尽力让自己少说一些,因为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说到心酸和苦累,说到对家

# 来果桥,我想你了

■刘佳玮

的向往和对他们的想念,一幕幕无不触动着泪水,我不想再在母亲面前流泪。

阳春三月,我回到青葱校园。偶尔从战友们的零星动态中能够得知连队的人与事,按捺不住总会问上几句。回来后的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结交了很多朋友,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却没有了在连队时的激情,也总会怀念那段艰苦的日子。

退伍前一晚,参谋长召集全师退伍老兵开大会,讲一讲对大家的忠告,我发言时借用指导员的话说,希望战友们退伍以后,管住自己的嘴巴和尾巴。所以退伍后的半年,我很少跟人提起自己的部队生活,因为部队教给我的第一课就是低调。

后来很多战友返校复学后都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优秀,北京交通大学的陈战光战友获得学校五四青年奖章,厦门大学的范天成战友当选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让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责任有义务为同学们讲一讲真实的部队,讲一讲自己的体会。所以后来我到贵州去支教,做征兵动员宣讲,重走长征路,策划排练大型军旅话剧,都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一个老兵应有的形象。

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向我咨询参军入伍的事儿,每一次,我都力求客观地表达自己对部队、对不知不觉走过的两年军旅生涯的看法。我害怕别人因为我的一句不经意的话,畏缩不前而遗憾终生。但人都是有感情的,我的解答或多或少总是掺杂了自己的情感在里面,这篇文章掺杂的就是我对来果桥的一片深情。

每一个从那里走出来的人,对于它来说都是一个孩子,行千里万里仍牵肠挂肚,但碌碌无为又不敢正眼看一看它。无论岁月如何变化,我想我仍旧是它的孩子,一个扛过枪、守过边的老兵。脚下的只是一身征尘,脱不去的是军旅情。

(作者系浙江大学在读研究生。2012年12月从华东理工大学参军入伍、申请进藏,两年后退役返校复学。)

# 战 生

■李 芳



二排长边解开子弹袋边向各班下达命令:“清理子弹,从现在起,每一发子弹都是珍贵的,要保证一发子弹放倒一个敌人!”所有被夜色笼罩的战士,始终没有一个人吭声。子弹快打完了,我们还能跟上主力部队吗?我们还能走出草地吗?排长在心里问自己。

星光点点,草地上呼呼地刮着冷风。二排长又向不远处只挂了一块布的地方瞅一眼,这时,有一个女人的呻吟声传来。

“就忍不住吗?!”

二排长严厉吼道:“蒜片子,闭嘴!”那个叫蒜片子的战士便不再说话。在沒有打火的夜晚,蒜片子的眼里冒出两粒火星。

“报告排长,我们班只剩下7发子弹。”三班长报告。

六班长报告:“排长,我们班只有3发子弹。”

五班长一直沉默着。

二排长问道:“五班长,子弹清理了吗?”半晌,五班长才说:“排长,我们的子弹已经打完!”本来,二排长想发火,可是,子弹消耗多的战士也是为掩护战友撤退,迫不得已才扣动扳机。枪里没有子弹哪行啊,他把集中起来的不到40发子弹又重新进行分配,自己仅留下一发。

各班在领取子弹,女人痛苦的呻吟从那块被掀动的布帘后面传出。突然,远方传来两声枪响。

“二排长,给我记住,哪怕你们只剩下一个人,也要把女人和孩子平安送出草地!”政治部宣传干事跟他这样说,这是团长的原话。营长的家属快要生孩子了,二排长知道,艰苦卓绝的战争条件下,保护女人和孩子,也是使命!

听到枪声,二排长向布帘方向喊了一句:“小凤,她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

小凤是卫生员,回道:“排长,我不知道啊。”

“你怎么连生个孩子的时间都掌握不住!”二排长显得有些急躁。

小凤急了:“二排长,你家嫂子生孩子,能保证到点就生吗?”二排长不再追问,知道自己有些唐突。

枪声好像又近了。四班长问道:“排长,我们怎么攻守?”二排长调整一下兵力,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营长的家属把孩子生下来。”

“一个地主的女儿,还值得牺牲我们

弟兄的生命护着她?”

“石头,地主的女儿投身革命,是我们的同志,还是三营营长的爱人,又是三连指导员,她怀的是革命的后代!以后,绝不允许你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队伍中的同志。”二排长说完,在黑夜果断下达命令:“三班长!”

“到!”

“你们班负责守卫产妇生产,要保证她们母子平安。”

“是!排长。”

四班负责吸引敌人火力,排长给了他们12发子弹。五班和六班从两侧打击敌人。

敌人正在逼近,火力凶猛,四班的枪声像埋在火塘里的竹节,半天才冒出一声闷响。机警的四班一边向敌人周旋,一边把敌人引向包围圈。稀疏的枪声,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双方的枪声一时哑,一时又密集起来,敌方始终不能接近三班守候的“妇产科”。

接近黎明时分,“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三班战士紧张的心也随着新生儿的呱呱坠地而落地。

枪声渐远,敌人始终摸不清我方兵力,疲惫地撤退。

二排长在收拢人员时发现,四班只回来两个人,一个是石头,另一个是蒜片子,石头上裹着浸透血迹的布,蒜片子丢了一条腿。石头说不出话,蒜片子哭着说:“班长他们都牺牲了。战斗打得太残酷,班长……班长一个人就放倒他们5个。排长,我们这样流血牺牲,为了啥?”

这时,卫生员小凤把新生儿抱过来,破旧的军衣裹着细眯着眼睛的孩子,蜡黄的脸上一张粉红的小嘴一张合,终于又发出一声长长的啼哭,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明显运足了底气,撕开了黎明前的黑暗。他像是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这支队伍报到的一名小兵,也像是在回答困在蒜片子心中的疑问。

二排长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听到了吧?孩子出生了,母子平安,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走出草地,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为了啥?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不怕砍头,不怕死,就是要让我们的革命结出胜利的果实!”小凤抱着孩子,说:“排长,我们得给宝宝取个名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表示取不好名字,把目光投向二排长。

二排长思索着:“这是长征路上一次小小的战斗……叫战士!”战士们鼓起掌。

二排长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他指挥着队伍,让战士抬上产妇和孩子,站在原地,向战士们牺牲的方向静默几分钟,然后向草地尽头追赶主力队伍……



八路军大刀队(油画)

许广专 许搏作

## 山巅的哨岗

■李绍尉

我们站在山巅的哨岗身着戎装,手握钢枪斗志昂扬,豪情万丈执勤岗位,如同战场青春似腊梅激情绽放强军的使命时刻不忘

我们站在山巅的哨岗清晨朝阳映红脸庞夜晚星星陪同站岗春去秋回,寒来暑往烈日骄阳,雨雪风霜山巅立起青春的雕像身姿如青松挺拔倔强

我们站在山巅的哨岗看雄鹰在蓝天翱翔听百鸟在林间歌唱身边的金达莱吐露芬芳脚下的图们江奔腾流淌

也曾怀念妈妈的饭菜香也会想起姑娘的俏模样

我们站在山巅的哨岗奋力追逐强军梦想参军的男儿要有担当守好国门是无上荣光

## 唱响这支歌

■周铁钧

这支歌在胸中回荡,心头弹拨这支歌在血脉激涌,脑海铭刻从嘉兴红船到井冈烽火这支歌鼓起风帆、跨越坎坎坷从延安窑洞到诞生共和国这支歌激励信念、辉映山河

这支歌热情奔放、气势磅礴唱起她生活就和绚丽生命就旺盛蓬勃这支歌铿锵激昂、内蕴深刻践行她就信心倍增征程上永不退缩

这支歌是拨云的阳光是引路的星座是实现中国梦的航舵在党的华诞庄严时刻我们唱响这支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泸定桥头

■刘忠全

我站在泸定桥头大渡河滚滚奔流我在铁索上行走好像在浪涛上浮游

并非我容易激动谁能不想起当年红军二十二名勇士曾飞夺这险关

革命前辈的每一步路都是生与死的决战请接受我们的敬礼我紧跟在你们后面

我轻轻地抚摸这冰冷带锈的铁索上有英雄们的手印像刻在我的心窝

我静静地看桥下的每一个水波仿佛看见那胜利的火光正照耀着红色的大河

我屏息倾听像一个个守桥的哨兵寒风从头顶吹过传来当年的战歌

随着那歌声的起落我也大声应和……那上游新架的钢桥正开过隆隆的兵车

## 短笛新韵